

#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in Natsuhiko Kyogoku's Novels

Liren Che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 Abstract

The Japanese writer Natsuhiko Kyogoku is known as “the contemporary master who independently raises the banner of monster reasoning” and is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Japanese “new mystery”. He can be said to be a contemporary figure of Lu Xun in the field of Japanese reasoning novels and folk novels. This paper mainly interprets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in Natsuhiko Kyogoku'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rough the two novels “the Summer of the Ubume and” and “Onmoraki no Kizu”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Kyōgokudō Series” (also known as “Jingitang Series”).

## Keywords

Natsuhiko Kyogoku; monster cultur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 京极夏彦小说中的教育心理学活动分析

陈立人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0

## 摘要

日本作家京极夏彦被誉为“独立揭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是日本“新本格推理”的代表作家，在日本推理小说和民俗小说界可以说是当代的鲁迅级别的人物。论文主要通过京极夏彦的代表作品《百鬼夜行系列》（又称为《京极堂系列》）中《姑获鸟之夏》和《阴摩罗鬼之瑕》两部小说，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京极夏彦作品中的心理活动。

## 关键词

京极夏彦；妖怪文化；教育心理学

---

## 1 引言

“妖怪文学”近年来风靡日本，而作为其大成者京极夏彦，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众多的中国妖怪与日本妖怪。他将推理与妖怪结合起来，以推理小说的形式融入到作品中。自京极夏彦出道以来，最有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毫无疑问即百鬼夜行系列（又称为《京极堂系列》）。此系列作品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京为舞台的推理小说，每一部作品的标题必定是妖怪的名字，那被冠以“凭依”相关的妖怪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件中，而“京极堂”的主人中禅寺秋彦以“凭物”为基础解决事件，找寻一个不能以日常知识或宗教迷信来作圆满解释的真相。在作品中，心理学、民俗学、教育学、神学等广泛而又精准的视点来解释妖怪——“附身的邪魔”的由来。从推理小说的本质来说，京极夏彦没有

通过传统的科学理性来解释事件的真相，这与一般的本格推理作家最为不同。教育心理学属于教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子学科，它主要研究各种心理现象及其在教育教学的影响下，教育工作者学习和掌握知识和技能过程中的变化等。论文尝试以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京极夏彦作品中的心理活动。

《百鬼夜行系列》的核心是“附身的邪魔”，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妖怪、怪谈，“附身的邪魔”是日本民俗文化中，引起人类的异常现象和行动的理由，宛如恶灵一般的存在。京极夏彦的写作手法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不同，没有物理作案的线索，没有高科技的破案机器，没有头脑缜密的大侦探，其注重的是对人类“心”的分析和理解，在不可思议的表象下，人心的恶意，才是真正的妖怪。在附身的邪魔离开的瞬间，谜底随即解开，真实浮现出来。这就是京极夏彦的写作手段，那过程中，表面是推理小说的“谜与谜底”形式，而内在却

是解读“不可思议之事”，破开人与所谓怪谈间的心理距离，将其恢复正常秩序的故事。

## 2 中日研究现状

一般来说，把推理小说理解成为大众文学来说是不过分的。现在的中国文坛上，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主流的纯文学，关于推理小说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日论文坛的社会派推理作家。中国的学术网站（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京极夏彦”作为关键字进行检查的结果仅仅几件，学术性的研究更加少。

在中国将他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人并不多，关于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魍魎之匣〉中的日式美》，结合了京极夏彦与日本唯美主义，对其中少女美与美的境界线做了探讨。

《悲剧的根源，心灵三我的失衡——解读〈姑获鸟之夏〉中少女凉子的人格》<sup>[1]</sup>，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组成的构造论作为基础，分析京极夏彦的妖怪推理出道作《姑获鸟之夏》的主人公凉子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从凉子这个角色的设定开始询问三重人格的谜团，以及失去控制后的不可调整的自我、本我、超自我，以及其悲剧的根源<sup>[2]</sup>。《〈姑获鸟之夏〉中“凭物”的研究》中，将目光转向了推理文学里潜藏的民俗文化。作者对妖怪推理小说的独特解明手法的“附身的邪魔”产生兴趣，从“附神的邪魔”的三重性质、二重构造、民俗根源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民俗学中的“凭依”现象，对凉子这一人物的分析，也对其中精妙的妖怪文化有着相当独到的看法<sup>[3]</sup>。《寸楯中，欸乃一声归何处？——〈铁鼠之槛〉的三度空间》，从佛学的角度探究其“活禅”、“死禅”的意义和“悟”的含义<sup>[4]</sup>。

在日本，对京极夏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妖怪元素和妖怪文化这几方面，主要有以下：日本龙谷大学安藤彻《怪异の生成とわさ：祇右卫门·饰磨屋·中村玄道（怪异をひらく—近代の时空へ）》（《怪异的产生和传闻：祇右卫门·饰磨屋·中村玄道（把怪异拆解—近代的时空）》）中，就以京极夏彦的《姑获鸟之夏》为例，详细分析了怪谈的传播与发展，传闻由自我的增殖逐渐变成了怪谈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sup>[5]</sup>。另外还有相关的论文如《怪谈の恐怖反応について研究：刺激の违いと性差の関连》（《对怪谈的恐怖反应研究：刺激与性别的差异》）中，详细解读了同一种怪谈对男女的刺激反应研究，也对日本中的形式美有了深入了调查<sup>[6]</sup>。

## 3 教育心理学下的“妖怪”投影

基本上，推理小说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产物，主要基于西方启蒙运动，时代强调的“理性”与“科学”融入了文学作品，衍生了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而京极夏彦却毫不犹豫对着理性与科学“开炮”，他并非摒弃了科学，而是在看到了日本有着如此丰沛的妖怪文化，意图描写潜在在妖怪之后的人心，他想要描写人的心灵，也是构筑了貌似实体化的妖怪形象，将其中人与妖怪的距离拉近，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隔阂感和距离感。

京极夏彦的代表作品《姑获鸟之夏》和《阴摩罗鬼之瑕》，分别是《百鬼夜行系列》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作品，其本质仍旧是推理小说，但绝对是“非主流”的推理小说。带一些私心的说，《姑获鸟之夏》和《阴摩罗鬼之瑕》是好故事，但是却不是“一目了然”的故事，作者有着过于深刻的内涵和远超读者想象力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观，带来了一种极为曲折的阅读体验，似乎是对西方主流推理文学的反驳与重击。当主流推理小说不断的和我们强调理性与逻辑的时候，京极仿佛轻描淡写的论证了大脑是不可信的，人的心理预期和直觉才是关键；当推理小说规定了“不能以超能力作案”的时候，京极的整个故事都是有一个甚至多个虚幻在《姑获鸟之夏》中，当主人公关口遭到了各种与妖怪有关的匪夷所思的事件时，京极夏彦的文字让人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诡异美感和妖异的悲伤，即使是解密到了似乎最令人害怕的妖怪“姑获鸟”时，所有的魅惑与惊骇，都汇聚成了“情哀”这一种特殊的美感，塞满了渴望、堕落、贪欲、热切各种欲求。把从伦理与法律角度看来全然罪恶的行为看作是尽心投入，使自己燃烧殆尽的对美的渴望与追求，这是心理的魔性魅力之所在，也是京极夏彦诠释美的方式。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越古越远的东西愈容易引起心理的奇异感官，当事人受种种实际问题的牵绊，不能将心理活动从极繁复的社会习惯和利害观念中单独将其分割，当做一个意象来赏析，也就逐渐形成了心理距离感对个体活动的影响。妖怪往往是古老的、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将推理与妖怪两个大相径庭的元素结合，作者并非为了哗众取宠，恰恰是这样一种携带魔性之美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性的思考，选择将人物心理投射到各种

“怪谈”之中，这对日本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京极夏彦每一部作品都围绕一种（或几种）特定的妖怪展开，而且经常将主要人物直接投射于妖怪形象，将人物与妖怪重叠。这种投射往往不止于简单的比喻，而是一种类似“附身”的状态，日本神话崇拜中的“凭物”观念就是这种“附身”模式的基础。如《姑获鸟之夏》中，久远寺凉子作为一名人类女性的同时，又被赋予了姑获鸟、产女、鬼子母神、水子之母等多个妖怪身份，并且甚至在某一个身份上还会进行不同的解释，如针对“姑获鸟”这个形象，京极堂从《山海经》、《本草纲目》、《和汉三才图会》、《百物语评判》四本著作中就“姑获鸟”“夜行游女”“天帝少女”“产女”的不同形象分别进行对应和解释，一个形象同时被四个不同的想象围绕，造成的叙述效果便是一种多个的心理预期的产生。同时，文本的极快展开，往往在读者还未意识的时候，就通过阐述涉及面极为广泛的心理学理论，构筑了一个现实与虚拟相交织的真实世界。如对于求助者梦到四个骷髅的怪梦，主人公却以弗洛伊德的“白日梦”、“意识梦”来解释，对于“预知”和“透视”等超能力的存在，主人公以人类的感知、记忆等来解答。京极堂以仿佛是理所当然般的语气，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不科学”的现象。在京极堂站出来解开谜题之前，所有的假设都似乎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每一种“可能性”都像在“真实”的重叠下。就宛如现在比较流行的VR(虚拟现实)技术，科技让虚拟与现实的界定开始模糊，却又实实在在的投影在我们的视网膜中。而京极夏彦的小说，则是用奇幻的语言，让虚拟现实的妖怪投射到人物之中，又让人物投射到我们的大脑中，不知不觉的构筑了一个现实与虚拟相交织的“真实”世界。其本质是将人物的心理通过妖怪这一身份进行转化，对实际心理的反应。

#### 4 “测不准原则”与反逻辑的教育心理学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之事，也无不可思议之物。只存在可能发生之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这是《姑获鸟之夏》开篇的作者借男主角中禅寺秋彦之口说出的名言，也是全文或者说全系列的核心。这句话其实是反逻辑、反常识的。一般而言，正常的演绎推理模式应该是，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是如何发生而成为“可能之事”的，或者说一堆“可能之事”，如何经过各种事件和巧合构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也就

是说解迷的过程是一个将“看似不可能的事”通过合理的逻辑分析解释为“可能之事”的过程。而《姑获鸟之夏》之中，则是另一套逻辑。从小说开篇，男主角中禅寺秋彦关于大脑、意识、心灵三者含义与关联的解答，作者就已经给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不论是人或者是“妖怪”的世界都没有区别，在这种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并非是“可能的事”通过组合形成的，而是我们的大脑为了满足“心理”的需求，将“意识”改变成了心理可以接受的方式再将其传达给“心灵”，本质已经面目全非，这就是“假象现实”。不是大脑，而是心灵“看”到了所谓的不可能的现象——那种现象当然是不可能出现而且也确实确实没有出现过，只是大脑欺骗自己的心，让其认为是看到而已。这其实与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符合，罗素在《哲学问题》中也有所提及：真实的物理世界与我们感知的世界是不同的。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感觉”、“色彩”、“花纹”、“形状”对于每一个不同人类个体而言都是不同的，或者说每个人的感知其实都是有细微差别的，而这差别未必是不擅长感知的人类所能察觉的。社会化的人类语言出现后，逐渐将这种却略有区别的感觉被符号化记录下来，达成人类意识中的默契。

以上的推演其实是相当反常识的，至少与大部分的观念不符，而中禅寺秋彦貌似无意说出的理论：“测不准原则”，反而成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测不准原则”又称为“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是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一个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有趣的是，随着现代脑科学的发展，脑领的不断解析，近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接受运用量子力学的理论来解释“大脑”与“意识”的功能和联系，而这本书成书于1994年，颇具前瞻性。“测不准原则”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完备的物理解释应当绝对高于数学形式体系，量子力学并不对一次观测预言一个单独的确定结果，它预言一组不同的可能发生的结果，并告诉我们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如果对大量类似的系统作同样的测量，每一个系统以同样的方式起始，将会找到测量的结果为A出现一定的次数，为B出现另一不同的次数等等。人们可以预言结果为A或B的出现的次数的近似值，但不能

对个别测量的特定结果作出预言。简单的说即观测主体会改变观测客体，不同的观测主体对同一事物会给出不同的观测反馈，因此“测不准”。作者运用这一理论来说明观测者的观测行为本身会对被观测者间接产生影响，由于观测者本来就处于被观测的世界中，因此，一旦具有了观测行为，其必然会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产生一系列的后续影响，那种影响的最终效应一定也会使观测客体的状态发生变化，而不再是原先我们所要进行观测的原始状态了。

因此，不同的观测者，具备不同的意识条件，当出现了所谓“不可思议之事”时，只是观测者不想看到某种事物的产生发展，于是大脑将画面转化成了心灵可以接受的事——一桩与妖怪相关的怪谈。然而，对于脆弱的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古老、神秘的妖怪更能作为事件的解释和替代品呢？

## 5 “生”与“死”的教育观

《阴摩罗鬼之瑕》中，整部小说都在讨论“生与死”这一个主题，也是在传授读者这一奇异的教育观念——对生与死的判断。故事中漂浮的妖怪“阴摩罗鬼”是由尸体漫出的气而诞生的妖怪，正是界定人类生与死之间的奇妙怪异。故事的视角皆为第一人称，分别由“关口巽”、“由良伯爵”以及经手由良伯爵一案的退休老刑警“伊庭银四郎”为视角展开，从不同人物的论述，来反复辩证生死观。书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也拥有相似的世界观，关口患有精神衰弱与陌生人交流是非常困难的，由良伯爵早年丧妻又很少与人接触，伊庭刑警刚刚失去了妻子，他们三人都失去了与世界接触的欲望。三人立场微妙，被主流社会排除，对“死”本身都有极大的感触。例如，由良伯爵和关口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问“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由良伯爵前四任妻子都离奇死亡，第五任妻子也受到威胁，“死”的痛苦和悲伤是相当深的。可以说，由良伯爵对于不能停止妻子的死的无奈，伯爵对妻子的爱和道歉的心被责备，渐渐产生了恐惧，他被“生与死”的不安与恐怖所缠绕，由良伯爵从最初的生到最后提出“活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的疑问总是在读者的心里回响。经常在京极堂系列中扮演主人公的关口在这种情况下，也经常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他是神经衰弱的患者，对“生”感到疲惫，同时惧怕着“死亡”，又对“死亡”的世界感到异常的吸引力。不断的濒死体验也刺激着他，几次

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对“生”和“死”感到痛苦。伊庭银四郎作为刑警，目睹了很多人的“死”。然而亲眼目睹妻子的死却让其无法自拔，他强烈的责任感在责备自己的同时，对妻子的爱也愈发强烈。而且上了年纪，对“死”的恐怖也不断加深。这三个人一起，对“死”感到痛苦。三种死亡的痛苦纠葛在一起，导致了“阴摩罗鬼”这一怪异的诞生。从三人的视点人物的“常识”来看，三人共同的是，对“生与死”的思考和感情的共通点。于是，这样的“阴摩罗鬼”象征着角色自己能够满足自己，象征着自己的理解。伯爵是“生与死”的误解和“死亡”所造成的不符常理的愉悦。关口是对“死”所感到的痛苦与对“生”感到的可怕惊悚。伊庭刑警是对“失去”的贪恋心。三人微妙的交错着，他们都是“阴摩罗鬼”，他们都是妖怪与死亡的混合体，在一种怪异的共同幻想之中卷入了事件。

更怪异的是，“尸体就是死了的人”这一常识，在小说极其特殊的背景下被扭曲，作为读者，首先必须说服自己放弃原有的思维方式才能跟上小说的节奏，想象主人公由良伯爵平静和尸体躺在一起生活，理解认作“活着”的标本，理解把尸体当作家人的行为，为了跟得上小说的节奏，必须忍着“尸体是活的”“家人是不动的标本”这样异常的观念导致的认知失调的不适感，读者本身也和文中人物一样，产生了怪异的恐惧。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的怪异体验，用怪异附身的解释来向读者传递一种怪异的教育观念，《阴摩罗鬼之瑕》的“瑕”，也许就代表着这种带着缺陷的心理状态吧。

## 参考文献

- [1] 鞠晓南. 论《魍魎之匣》中日本式的美 [D].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4. 2013(06).
- [2] 彭吉. 悲剧的根源: 心灵三我的失衡——解读《姑获鸟之夏》主人公凉子的人格.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2, 32(01): 68-71.
- [3] 陆薇薇. 《姑获鸟之夏》中的“凭物”研究. 当代外国文学, 2013(01).
- [4] 张文君. 寸楯中, 欸乃一声归何处?——《铁鼠之槛》的三度空间. 青春岁月, 2012(02).
- [5] 安藤彻. 怪异的生成とうわさ: 祇右卫门·饰磨屋·中村玄道(怪异をひらく-近代の时空へ) 日论文学, 2005.
- [6] 川村健一郎. 怪谈における恐怖反応の研究: 刺激の違いと性差の関連. 《日本超心理学会志: 超心理学研究》, 2006, 11(1).